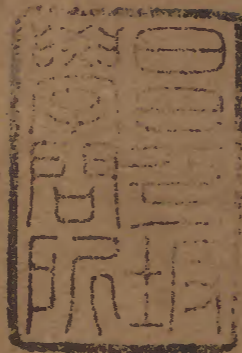


漢書

傳四十三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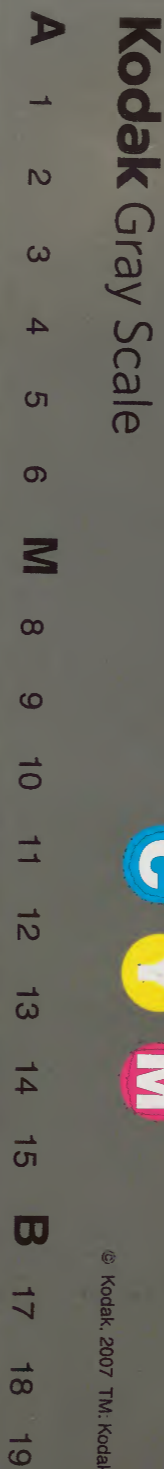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九	一	六	號
四	二	二	函
三	二	二	架
三	二	二	冊

内閣文庫			
五	一	六	漢書類
四	二	二	函冊號
三	二	二	架冊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16
冊數	32 (14)	
函號	279	52

三史廿六号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漢書列傳卷四十三

常賢傳

漢書文庫

常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常孟家本彭城為楚

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

師古曰官為楚王傅而歷相三王也

戊荒

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

篇其諫詩曰肅肅我祖國自豕韋

應劭曰在商為豕韋氏也

黼衣

朱紱四牡龍旂

師古曰黼衣畫為斧形而白與黑為彩也朱紱為朱裳畫為亞文也亞古

弗字也故因謂之紱字又作黻其音同耳

彤弓斯征撫寧遐荒

師古曰言受彤弓之

賜於此得專征伐也

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勲績惟光

應劭曰國語曰大彭豕韋為商伯師古曰迭至于有

互也自言豕韋氏與大彭互為伯於殷商也

周歷世會同師古曰繼為諸侯王報聽諧寔絕我邦

應劭曰王報周末王聽我邦既絕王報聽諧寔絕我邦

管仲曰今而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羣后虍扒庸

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隊應劭曰五服謂甸服侯服綏

衆官之長也羣后諸侯我祖斯微秦于彭城

也隊失也音直類反先予小子勤諉厥生許其反阨此

嫚秦耒耜以耕師古曰言遭秦暴嫚悠悠嫚秦上天

不寧迺眷南顧授漢于京師古曰高祖起在豐沛於

之京邑授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隳平

與漢也師古曰懷思也來也鹵古攸字攸所也言漢

弟建侯於楚伴我小臣惟傅是輔兢兢元王恭儉淨

壹惠此黎民納彼輔弼饗國漸世垂烈于後師古曰

二十七年而薨垂迺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唯

王統祀師古曰咨嗟也永長也夷王立左右陪臣此

惟皇士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惟

也邦事是廢逸游是娛犬馬繇繇是放是驅師古曰

同悠悠行貌放放務彼鳥獸忽此稼苗烝民以匱我

犬也驅驅馬也

揚慎曰孟
詩勸諉厥
生方言云
楚謂然曰
諉諉文諉
諉也諉諉

云致秋冬
之緒風說
文致曆也
二字音義
並同矣一
字耳皆楚
語也

漢書列傳 卷四十三

王以媮。師古曰媮樂也言衆人失此稼穡所以致困匱而王反以為樂也所弘非德所

親非俊。唯囿是恢。唯諛是信。恢大也喻諭諂夫。喁喁黃

髮。如淳曰喁喁目媚貌也喁喁直言也喁音喁音五各反如何我王。曾不是察。

既藐下臣。追欲從逸。應劭曰藐遠也言疏遠忠賢之輔追情欲從逸游也從讀曰縱

嫚彼顯祖。輕茲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師古曰睦密也言服

屬曾不夙夜。以休令聞。穆穆天子。臨爾下土。明明羣

司。執憲靡顧。師古曰言執天子之法無所顧望也正遐繇近。殆其怙茲。

師古曰言欲正遠人先從近親始而王怙恃與漢戚屬不自勗慎以致危殆也嗟嗟我王。曷

不此思。非思非鑒。嗣其罔則。師古曰不思鑒戒之義是令後嗣無所法則也

彌彌其失。岌岌其國。應劭曰彌彌猶稍稍也罪過滋甚也岌岌欲毀壞也師古曰岌岌危動貌

致冰匪霜。致隊靡嫚。瞻惟我王。昔靡不練。師古曰言堅冰之成起於微霜隕隊之咎由於怠嫚也練猶閱歷之言往昔之事皆在王心無所不閱也

典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繆以霸。師古曰言興復邦國

救止顛隊之道。無如自悔其過。惡秦繆公伐鄭為晉所敗而歸。乃作秦誓曰。雖則負然。尚猶詢茲黃髮。則

行無所過矣。黃髮老壽之人也。謂髮落更生黃者。也。負與

歲月其徂。年其逮耆。師古曰逮及也耆者老人面色如垢也言歲月

驟往。年將及於昔君子。庶顯于後。師古曰於歎辭也言昔之君子庶幾

善道所以能光。顯於後世也。我王如何。曾不斯覽。黃髮不近。胡不

時監師古曰黃髮不近者斥遠其在鄒詩曰微微小

子既耆且陋豈不幸位穢我王朝王朝肅清唯俊之

庭顧瞻余躬懼穢此征李奇曰於此便行也師古曰此皆孟已去遜辭不欲顯王

之過我之退征請于天子天子我恤矜我髮齒赫赫

天子明哲且仁懸車之義以泊小臣應劭曰古者七十縣車致仕泊

及也天子以縣車之義及我也泊音鉅冀反嗟我小子豈不懷土庶我王

寤越遷于魯應劭曰言豈不懷土乎庶幾王之寤覺欲還輔相之相近居魯也既去

爾祖惟懷惟顧祁祁我徒戴負盈路師古曰祁祁衆貌一曰祁祁徐

行也徒謂學徒也戴負者謂隨其徙居也爰戾戾至也鬻字與勇同堂

我徒我環築室于牆環遶也我既悉逝心存我舊夢我

瀆上立于王朝應劭曰瀆上孟所居彭城東里名也猶不忘木也其夢如何

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我王彌師古曰彌戾也言夢爭王室之事王違戾

我言也寤其外邦歎其喟然師古曰夢在王朝及寐之寤乃在鄒也寤覺也念

我祖考泣涕其漣微微老夫咨既遷絕咨嗟也絕謂與舊居絕也

洋洋仲尼視我遺烈師古曰洋洋美盛也烈業也視讀曰示孔子鄒人故言示我遺

業也濟濟鄒魯禮義唯恭誦習弦歌于異他邦我雖鄙

考心其好而我徒侃爾樂亦在而師古曰而者句絕之辭侃和樂貌音

反且孟卒于鄒或曰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

是詩也。自孟至賢五世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為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與公卿共尊立孝宣帝帝初即位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爵關內侯食邑徙為長信少府師古曰長信者太后宮名為太后官屬也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食邑七百戶時賢七十餘為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

邵經邦曰漢臣以經術居相位自公孫而後高氏父子而已

薨諡曰節侯賢四子長子方山為高寢令早終次子弘至東海太守次子舜留魯守墳墓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鄉魯諺曰遺子黃金消籬不如一經如淳曰籬籬竹器受三四斗今陳留俗有此器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為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以為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繇是名譽日廣以明經擢為諫大夫遷大河都尉初玄成兄弘為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為嗣故勅

令自免

師古曰恐其有罪見黜妨為繼嗣故令以病去官也

弘懷讓不去官

師古

日謂若欲代父為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

疾故避嫌不肯也

未決宗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

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

師古曰博士姓義名倩也宗家賢之同族

也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

師古曰為文書於大行以言其事也

以大河都尉玄成為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

為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臥便利妄

笑語昏亂

師古曰便利大小便

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

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

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案事丞相史通

與玄成書曰

師古曰即案驗玄成事者

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

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耻辱為狂癡光曜

掩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為宰相

執事

過猶謬也

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為小人

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

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

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

不得已受爵宜帝高其節以玄成為河南太守兄弘

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數歲玄成徵為未央衛尉遷

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厚善惲誅黨友皆免官後

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淖泥也女教反不駕

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為

關內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歎曰吾何面目以奉祭

祀作詩自劾貢曰赫矣我祖侯于豕韋賜命建伯有

殷以綏厥績既昭車服有常朝宗商邑四牡翔翔翔翔

安舒貌也德之令顯慶流于裔宗周至漢羣后歷世肅肅

楚傅輔翼元夷元王夷王也厥駟有庸惟慎惟祗孟康曰駟駟馬

也尚書車服以庸庸功也嗣王孔佚越遷于鄒五世曠僚至我節

侯應劭曰自孟至賢五世無官曠空也惟我節侯顯德遐聞左右昭宣

五品以訓既考致位惟懿惟貞師古曰言以年致仕也懿美也貞盛也

厥賜祁祁祁祁行來貌泊及也百金泊館祁祁行來貌泊及也國彼扶陽在京之東

惟帝是留政謀是從釋繹六轡是列是理調之貌和威

儀濟濟朝享天子天子穆穆是宗是師師古曰宗尊也言天子尊

之以師四方遐邇觀國之輝茅土之繼在我俊兄惟我

俊兄是讓是形師古曰形見也言其謙讓志節顯見也於休厥德於赫

有聲致我小子越留於京師古曰言致爵位於已身而留在京師豫朝請惟

我小子不肅會同。婿彼車服。黜此附庸。師古曰婿古情字削爵為

關內侯故云黜此附庸言見黜而為附庸也赫赫顯爵自我隊之。微微附

庸自我招之。誰能忍媿。寄之我顏。誰將遐征。從之夷

蠻。師古曰言已耻辱之甚無所自措故曰誰有能忍媿者以我顏寄之誰欲遠行去者當與相從適於

蠻夷不能見於赫三事。匪俊匪作。於蔑小子。終焉其

度。師古曰於歎辭也三事三公之位也度居也言三公顯職以賢俊為之我雖微蔑方自勉厲終當居

此也度音大各反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

師古曰華華山也華山雖高企仰則能齊觀道德不易克厲然庶幾可及也嗟我小子于

貳其尤。師古曰于往也尤過也自戒云今以往勿貳其過隊彼令聲。卑此擇

辭。師古曰令善也擇可擇之辭一曰擇謂創也四方羣后我監我視。威儀

車服唯蕭是履。師古曰初宜帝寵姬張婕妤好男淮陽

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材有意欲以為嗣然用

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

憲王輔以禮讓之臣乃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是時

王未就國玄成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

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及元帝卽位以玄

成為少府遷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

國為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

茅坤曰宜帝此意甚深而婉

楊慎曰方元善取玄成誰謂華高之詩以為彼經聖不能

刪過矣此不過步驟

河廣一章耳

王維楨曰
玄成詩學

家傳故其
貶爵復爵

二詩深得
溫柔敦厚

之旨

當世焉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缺之難難師古曰玉

音房目反玷
音丁念反因以戒示子孫曰於肅君子既令厥德

師古曰言君子之人
皆肅敬以善其德也儀服此恭棣棣其則李奇曰善
威儀也

咨余小子既德靡逮曾是車服荒嫚以隊明明天子

俊德烈烈不遂我遺恤我九列師古曰恤安也九
列卿之位謂少府我

既茲恤惟夙惟夜畏忌是申供事靡懈師古曰申言
自約束也懈

古惰
字天子我監登我三事師古曰監察也三事
三公之位謂丞相也顧我

傷隊爵復我舊我既此登望我舊階先后茲度漣漣

孔懷應劭曰我既此登為丞相也先后即先君
也以父昔居此位故泣涕而甚思之也司直

御事我熙我盛師古曰司直丞相司直也御事治事
之吏也言司直及治事之人助我興

盛而為
職務也羣公百僚我嘉我慶于異卿士非同我心三

事惟囂莫我肯矜師古曰言已居尊位懼不克勝而
羣公百官皆來相慶是與我心不

同赫赫三事力雖此畢非我所度退其罔日師古曰
我雖畢

力於此然懼非
所居貶退無日昔我之隊畏不此居居合韻音
基庶反今我

度茲戚戚其懼師古曰度
亦居也嗟我後人命其靡常靖享

爾位瞻仰靡荒慎爾會同戒爾車服無媚爾儀以保

爾域爾無我視不慎不整我之此復惟錄之幸師古
曰言

我之得復此爵乃蒙天之福幸而
退之爾等不當視效而怠慢也於戲後人惟肅惟

栗無忝顯祖。以蕃漢室。玄成爲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建昭三年薨。諡曰共侯。初賢以昭帝時徙平陵。玄成別徙杜陵。病且死。因使者自白曰。不勝父子恩。願乞骸骨歸葬父墓。上許焉。子頃侯寬嗣。薨。子僖侯育嗣。薨。子節侯沈嗣。自賢傳國。至玄孫乃絕。玄成兄高寢。令方山子安世。歷郡守。大鴻臚。長樂衛尉。朝廷稱有宰相之器。會其病終。而東海太守弘子賞亦明。詩哀帝爲定陶王。時賞爲太傅。哀帝卽位。賞以舊恩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列爲三公。賜爵關內侯。食邑千戶。亦年八十餘。以壽終。宗族至吏二千石者十餘人。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國爲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爲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廟。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爲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令百六十七所。師古曰六十八者郡國之數也。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師古曰悼皇考者宣帝之父卽史皇孫。并爲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師古曰寢者陵上正殿。若平生露寢便殿者寢。

唐順之曰
漢世祖廟
之濫自古
所無故禹
之跡爲最
當

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師古曰悼皇考者宣帝之父卽史皇孫。并爲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師古曰寢者陵上正殿。若平生露寢便殿者寢。

側之別殿也

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

食廟歲二十五祠

如淳曰月祭朔望加臘為二十五晉灼曰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

五月嘗麥六月七月三伏立秋獮婁又嘗棗八月先夕饋殮皆一太牢酎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

二太牢十月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祀與此上十二為二十五祠便殿歲

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

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

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

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

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帝時貢禹

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

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

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

之御世也遭時為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遠方

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師古曰親謂親臨幸處也蓋建威銷萌

一民之至權也師古曰銷遏逆亂使不得萌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

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

共承尊祀共讀曰恭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

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

聖教目而後歷叙毀廟之議有次第有開合

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玄成御史大夫鄭弘
 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
 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心
 也故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立廟京師之
 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
 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
 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
 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士諸侯臣等
 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奏可因罷
 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
 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
 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
 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
 戰栗恐懼不敢自顯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
 石諸大夫博士議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
 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
 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

師古曰殷大也禘諦也
 一祭之也祫合也
 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



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毀以行為諡而已師古曰謂是以行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為高表諡也

帝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張晏曰悼皇考於元帝祖也大司馬車騎

崇坤曰以下附諸臣奏疏以見玄成所獨持大略

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孥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絕人類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為世宗之廟師古曰忠尹諫大夫忠也攘卻也

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
宜毀於是上重其事重難也依違者一年依違不決也乃下

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
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亂受
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代王諸呂作亂海
內搖動然羣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心猶讓辭
固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
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
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

為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

師古曰一體謂俱為昭也禮孫與祖俱為昭宣帝之

如欲曰此言一體者以孝宣為昭帝後父

於昭帝為從孫故云於義一體

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

子一體也尋其文自可見

禮儀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
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
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
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
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為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
無復修奏可議者又以為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

不清靜

師古曰清廟周頌祀文王之詩其詩云於穆清廟肅雍顯相又曰對越在天駁奔走在廟

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

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師古曰此禮記祭法之言瀆煩汗也宜復

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閒祀皆可勿復修音開

工竟上亦不改也明年玄成復言古者制禮別尊卑

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適讀曰嫡身沒

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

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

奏可後歲餘玄成薨匡衡為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

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衡議欲復

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

武廟曰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

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

往者有司以為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

非為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

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

祇肅舊禮尊重神明即告于祖宗而不敢失今皇帝

有疾不豫廼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序

也謂端緒也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

玄成薨前是
統叙其始
表此則專
叙毀廟一
事欲接下
匡衡為丞
相句爾

漢書列傳卷四十三

一奉義作禮

承祖禰之大義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

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為本間者歲數不登百姓困

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

意為不樂是以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

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

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

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開賜皇帝眉壽亡疆令所

疾日瘳平復反常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謝毀廟

曰往者大臣以為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

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

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

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

麻也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

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

廟而遷上陳太祖間歲而禘

間歲隔一歲也

其道應天故福

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為孝

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

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為母信為後則於子祭於孫止

李奇曰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而為太宗後

尚得私祭其母為孫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繼祖

不復顧其私祖

母也信讀曰申

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

之意

下士諸侯

王不祭於

祭之義

祭即前

不可使

國史單

承祖禰

之義

以民為本

間者歲數不登

百姓困乏

郡國廟無以修立

禮凶年則歲事不舉

以祖禰之意為不樂

開祠皆可亡修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

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

師古曰溥廣也

將大也欽敬也若善也稽考也商頌烈祖之篇曰我受命溥將虞書堯典曰欽若昊天又曰若稽古帝堯

故衡總引之

子孫本支陳錫無疆誠以為遷廟合祭久長

之策高皇帝之意廼敢不聽即以今日遷太上孝惠

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

之序定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供職

之疾皇帝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為禮不得

師古

曰於禮不合也

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

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

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

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為天子之

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

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

六藝六經也無所

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廼在臣衡當深受其殃

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

天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諸廟皆同文久之上疾

連年遂盡復諸所能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初上定迭

惟隆曰

設立太宗
世宗而元
帝僅立太
宗廟故復
有世宗廟
之立

毀禮獨尊孝文廟為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
上於是廼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
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
云元帝崩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
不蒙福案衛思后疾太子疾后園親未盡師古曰言不當毀也
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
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初高后時
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
議者弃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時以無繼嗣
河平元年復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
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又復擅議宗廟
之命成帝崩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
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
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
與臣愚以為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為擅議宗
廟之意也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
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為繼祖宗以
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

茅坤曰議本欲建有大僕王舜特附名于疏之首故贊中不及舜有以夫

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疆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芣之詩也嘽嘽衆也推推盛也顯明也允信也方叔周之卿士命為將幸也言出師衆盛有如霆雷方叔又能信明其德既伐獫狁懲其侵暴則南荆之蠻亦畏威而來服也嘽嘽音他丹反推音他回反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齊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及漢興冒頓始疆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兵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

徐中行曰言桓之功當錄則武帝之功不可泯已隱然于言表

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

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
 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
 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
 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
 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
 張掖以高姑羗裂匈奴之本肩骨姑音而右肩避反單于孤特遠
 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斥開也功
 業既定廼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
 其規橰可見橰讀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典

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
 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
 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
 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
 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
 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
 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
 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
 文曰天子三昭三穆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

漢書及傳 卷四十三

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

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 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

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

宗變也師古曰言非常數故云變也苟有功忘則宗之不可預為

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

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

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 德博矣以七廟言之

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 可謂無功德禮

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 則祀之以勞

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

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

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

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

勿剪勿伐邵伯所芟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

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

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

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

眾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

漢書 卷四十三 三

凌稚隆曰
臣愚以為
四句從前
結證最有力

漢書

卷四十三

三

愚以為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

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彘中壘校尉歆

議可歆又以為為禮去事有殺去除也殺漸也故春秋外傳曰

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

二禘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張晏曰去禘為壇墠歸地而祭也師古曰禘是遠祖

也築土為壇除地為墠大禘則終王服虔曰蠻夷終王乃入助祭各

以其珍貢以共大禘之祭也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德盛而游廣親親

之殺也如淳曰游亦流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孫居王

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

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晉灼曰以情推

子以子況祖得人心禮何所違故無毀弃自貢禹建

不禘之主也謂下三廟廢而為虛者也虛讀曰墟失禮意

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虛虛讀曰墟失禮意

矣至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

等議師古曰諡蔡義也諡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

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師古曰魏相也父為士子為天子祭

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滿

千六百家以為縣臣愚以為為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

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師古曰在霸陵之南故曰南陵孝昭太

漢書

卷四十三

三

后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
 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為
 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
 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於禮制案義奏親諡曰
 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
 為縣違離祖統垂繆本義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
 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
 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為後者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
 明園毀勿修

張晏曰奉明園
悼皇考園也

罷南陵雲陵為縣奏可

凌稚隆曰
此贊於

司徒掾班彪曰

即古曰漢書諸贊皆固所為其有叔
父先論述者而固亦具顯以示後人

變制節而或者謂固竊盜父
主意存因名觀此可以免矣

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

時施宜
行上

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滋貢禹毀宗廟匡衡改
 郊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何者禮文
 缺微古今異制各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
 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凌稚隆曰韋氏以詩傳家故傳中獨詳詩云

茅坤曰韋賢傳僅系二詩亦自為一體

又曰玄成相業無他材略特其讓兄嗣爵一節為
 一生根基處已而請罷郡國廟斯一疏為相業中
 首善而班掾詳載之并附同時及成帝平帝時諸
 賢之疏系之篇末愚竊以為當別著祀典而班掾

漢書原無此條故並見于此亦自為一傳體云

史記

六籍隱藉斟酌而譏矣武父遠於禮制案義秦親論

楚辭古今異歸各為一案宋景石論宜也法賦詩論

秋非可近宜三公對者幾幾對條條不安於秦賦文

因制賦宜自示與對學皆悉為貢禹與宗國國漢如

對承才泰蘇學文於宗文歸

對承才泰蘇學文於宗文歸

漢書列傳卷四十四

魏相丙吉傳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

師古曰說者謂相即魏無知之後蓋承淺近之

書為妄深矣

徙平陵少學易為郡卒史舉賢良以對策高

第為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

傳

師古曰傳謂縣之傳舍

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

收捕案致其罪論棄客市茂陵大治一本後遷作廷馬後遷河南太守

禁止姦邪豪彊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

為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

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為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為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為關都尉子為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惟思也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師古曰來京師諸官府為戍卒若今衛士上番分守諸司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

將軍當因

立下廷尉

獄

又曰相得

會赦未必

非大將軍

之末減其

罪而因以

刑之也

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

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師古曰光心以武庫令事嫌之而下其賊殺不辜之

獄也久繫踰冬會赦出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

考察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為光

祿大夫予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

矣願少慎事自重臧器于身相心善其言為霽威嚴

霽止也居部二歲徵為諫大夫復為河南太守數年宣

帝即位徵相入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

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為右將軍兄子樂平

侯山復領尚書事

師古曰山者去病之孫今言兄子此傳誤

相因平恩侯

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及魯

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

繇冢宰今光死子復為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

督據權執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

師古曰通籍謂禁門之中皆有各籍恣出入也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

浸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

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日

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

許伯白去副封以防雍蔽

雍讀曰壅

宣帝善之詔相給事

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乃罷其三

侯令就第

師古曰禹及雲山也

親屬皆出補吏於是帝賢以老

病免相遂代為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戶及霍氏

怨相又憚之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子

事發覺伏誅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為治練羣臣核名

實而相總領眾職甚稱上意小結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

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克國等議欲因

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

劉辰翁曰

魏相作用

處甚妙而

班據點次

亦曲而悉

茅坤曰兩

云因許伯

此班固線

索不放處

凌稚隆曰

甚稱上意

一句綱領

以下叙止

匈奴兵條

匈奴故事

匈奴月

今奏事
結構此句

牙排曰五
之議增
古今情事

漢書列傳

卷四十四

三

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此引老子道經語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師古曰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

並帝之舅平恩侯許伯皇太子外祖父也。上從相言而止。相明易經有師

漢書列傳

卷四十四

四

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師古曰既觀國家故事又觀前人所奏便宜之

章也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

典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

所言奏請施行之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

安虞而民和睦。虞與娛同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

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師古曰本農業也末商賈

也或有飢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

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

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

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窶發倉廩振乏餒遣諫大夫

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省

諸用寬租賦弛山澤波池。師古曰弛放也言不禁稊

馬酤酒貯積。師古曰秣以粟米飫馬也酤酒者糜費深也貯積者滯米粟也所以周

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

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

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

謂之急。師古曰畜讀曰蓄禮記王制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

國非其國也元鼎二年平原渤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

唐順之曰
以下一
條次

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

振揀。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踴。師古曰。價忽大貴也。

秋收。欽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

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唯陛下留

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師循也。上施行其策。

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師古曰。表謂標明之。采撮取也。

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

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

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

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至夏至。則

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

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張晏曰。木為仁。仁者生。生者園。故為規。南方

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張晏曰。火為禮。禮者齊。齊者平。故為衡。西方

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張晏曰。金為義。義者成。成者方。故為矩。北方

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張晏曰。水為智。智者謀。謀者重。故為權。中央

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張晏曰。土為信。信者誠。誠者直。故為繩。

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

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典兌治。則飢。秋典震治。則

變陰陽曰
七去以和
意反

正繩植曰
平時以卦
治

華冬與離治則泄師古曰天地之氣不閉密也夏與坎治則電明

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義和之官以乘四時乘治

也節授民事師古曰各依其節而授以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

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得叙則災害

不生五穀孰絲麻遂少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

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

與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

身則亡廉耻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為陰陽者

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

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

子所服第八曰如淳曰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於施行詔書第八大謁者臣

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

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

臣通等議師古曰蕭何周昌王陵叔孫通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

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

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

究究竟也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

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應劭曰四時各

舉所施行政事服虔曰主一時衣四人各職一時大

服禮物朝祭百事也兄音五奚反 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

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師

曰罷軍卒卒之疲於軍事者也一音薄蟹反 御史大夫鼂錯時

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

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

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

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相救掾史

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

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為御史

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為人嚴毅不如吉寬視

事九歲神爵三年薨諡曰憲侯子弘嗣其露中有罪

削爵為關內侯師古曰弘坐騎至宗廟下大不敬也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為魯獄史積功勞稍

遷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為州從事武帝末巫蠱

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師古曰被召詣京師 詔治巫蠱郡邸獄

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

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

凌稽陰曰

此處補入

丙吉而並

其為人得

太史公法

且暗接下

傳

唐順之曰

漢相以魏

氏為冠而

上校丙吉

相繼三

年

其

任

相

前漢書

卷一百一十一

後漢書

卷一百一十二

帝之慘殺

至此

茅坤曰武

帝之慘殺

至此

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後

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師古曰長楊五柞宮並在盤屋往來

二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

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師古曰條謂疏錄之亡輕重一切皆殺

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

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

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

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

四海矣師古曰言拒閉使者天子感寤乃普赦天下其郡邸繫獄者既囚吉得生而赦宥之恩遂

及四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赦保養乳母加致

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為車

騎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入為光

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

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

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

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

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師古曰雖無嫡嗣旁立支

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師古曰恐危社稷故

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師古曰恐危社稷故

漢書列傳

七

廢黜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

軍之壹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

列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

病已在掖庭外家者。晉灼曰出郡邸獄歸在外家史氏後人掖庭耳。吉前使

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

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著龜筮宜褒顯先

使入侍。師古曰侍太后。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

下幸甚光覽其議。師古曰省納而用之。遂尊立皇曾孫遣宗正

劉德與吉迎曾孫於掖庭。宣帝初卽位賜吉爵關內

侯。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

恩。師古曰遭遇謂升大位也。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

皇太子吉爲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

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

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師古曰謂未爲宮婢時有舊夫見在俗間者。章下掖

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

史府以視吉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

笞汝安得有功。督謂察視之。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

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徵卿已死

唐龜山蛇

鄧展翁曰
非丙吉無
此盛德事
非班掾不
能緩次如
掌

鍾人傑曰
畫色描圖

唐順之曰
從治巫蠱
郡囚獄至
此是一段
文字
凌稚隆曰
上寬大好
禮讓句是
綱下文掾
史有罪臧
為一段於
官屬掾史
為一段古
又嘗出逢
清道為一
段是自段
段有結構

漢書列傳

卷四十四

十一

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
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
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不
云虘亡德不報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
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應劭曰吉
時疾不能起欲如君視疾加朝服拖紳就封之也師古曰紼繫印之組也音弗上憂吉疾不
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
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
後病果瘳瘳與愈同吉上書固辭自陳不宜以空名受賞

上報曰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書歸侯印是顯
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近
醫藥以自持後五歲代魏相為丞相吉本起獄法小
更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掾
史有罪臧不稱職輒予長休告師古曰長給休假令其去職也終無
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
所懲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
後人代吉因以為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於官屬
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者酒數逋蕩師古曰逋亡也蕩放也謂

漢書列傳

卷四十四

十一

亡其所供之職而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

吏白欲斥之逐也吉日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

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李奇曰地猶第也此不過汗丞相車

茵耳茵蓐也音因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

奔命警備事師古曰有命則奔赴之言應速也嘗出適見驛騎持赤

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

刺取師古曰刺謂探候之也知虜入雲中代郡遠歸府見吉白

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

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

其人張晏曰瑣錄也欲科條其人老少及所經歷知其本以文武進也未已詔召丞

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遠不

能詳知卒讀曰粹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

也吉乃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

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繇是益賢吉吉又

嘗出逢清道羣鬪者死傷橫道李奇曰清道時反羣鬪也師古曰清道謂

天子當出或有齋祠先令道路清淨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

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

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鬪相

鬪

鬪

鬪

鍾人傑曰此段尤奇矯不減于長徐中行曰不究汗南吏不問橫道屍亦是矯情處

漢書列傳 卷四十四
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五鳳三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卽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爲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

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寃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醇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亦唯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爲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爲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以廷尉于定國代爲御史大夫黃霸薨而定國爲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爲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爲知人吉薨諡曰定侯子顯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爲關內侯官至衛尉太僕始顯少爲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師古曰未祭一日其夕展視牲具謂

之夕丞相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

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為言然後乃已吉中子禹

為水衡都尉少子高為中壘校尉元帝時長安士伍

尊上書師古曰先嘗有爵經奪免之而與言臣少時

為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是

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

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

再侍卧庭上師古曰郡邸之庭也待謂參省之也後

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

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師古曰守丞者守獄

名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

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

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

食皇孫亡詔令師古曰少內掖庭主府臧之官也詔令無文無從得其廩具也時吉

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即時病師古曰有病時也輒使

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徵卿不

得令晨夜去皇孫敖盪去離也敖游也盪放也數奏其毳食物

奏進也毳讀與脆同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

漢書列傳卷四十四 丞相吉 師古曰先嘗有爵經奪免之而與 言臣少時 為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是 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 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 再侍卧庭上 師古曰郡邸之庭也待謂參省之也後 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 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 師古曰守丞者守獄 名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 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 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 食皇孫亡詔令 師古曰少內掖庭主府臧之官也詔令無文無從得其廩具也 時吉 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即時病 師古曰有病時也 輒使 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徵卿不 得令晨夜去皇孫敖盪 去離也敖游也盪放也 數奏其毳食物 奏進也毳 讀與脆同 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

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子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師古曰韓詩外傳云晉公

子重耳之亡也過曹里鳧瀕以從因盜其資而逃重耳無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割其股肉以食重耳然後

能行也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讓讓不

敢自伐刪去臣辭專歸美於組徵卿組徵卿皆以受

田宅賜錢吉封為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

老居貧死在且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

坐徵文奪爵為關內侯臣愚以為宜復其爵邑以報

先人功德先是顯為太僕十餘年與官屬大為姦利

臧千餘萬司棣校尉昌案劾罪至不道奏請逮捕上

曰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絕免顯官奪邑四百戶

後復以為城門校尉顯卒子昌嗣爵關內侯成帝時

修廢功以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制詔丞相御史蓋

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

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

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

昌為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云昌傳子

至孫王莽時乃絕

贊曰古之制名必繇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執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

虛虜哉。

師古曰言君明臣賢所以致治非徒然也

王世貞曰終漢世而稱守成之宰則無如丙魏其奉職見功吉若不能及相者而其人則猶之乎薰蕕也
 真德秀曰日月令之書雖起秦世然先王之制存焉漢興頗用其略如春行寬大之令布封賞之恩以至秋冬理獄十月后不復論囚類皆本之月令高

帝時竟分舉四時之制至是相為宣帝言之其
 后李尋告哀帝宜令近臣通知月令之意而盛夏斬人識者知王莽必亡后漢陳寵亦嘗論此大略本于月令云

盧舜治曰漢相蕭曹為冠丙魏有聲跡其功業所著相為表裏者然史記敘參惟曰日夜飲醇酒不事事從吏歌呼不召按之乃與相應和班氏敘吉亦惟曰不案掾史罪贓貸醉史歐汗車茵道問牛喘二子者豈舍大而取小節哉相有休傳相業亦有體尔
 鍾人傑曰魏丙並相兩相推挽而弱翁更多材指班掾一一點綴甚工

漢書列傳卷四十四 終

漢書列傳卷四十五
本平凡令云
趙人精海味王養必士氣難刺齋衣清編北大郡
李李壽甘京帝宜令並引張味八令出意而和夏
帝執衣費代舉四郡文儼至與味燕宜帝言七真

漢書列傳卷四十五

睦兩夏侯京翼李傳

睦弘字孟魯國蕃人也少時好游俠鬪雞走馬長乃

變節從嬴公受春秋師古曰嬴姓也以明經為議郎

至符節令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

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

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鳥數千下

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師古曰社木又

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

莽坤曰此天之故為兆皆不可曉豈祇祥者君子所不道固非耶

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孟康曰誰問釋天禮以帝位禮古禪字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師古曰內官署

名百官表云內官長丞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宗正賜者其長之名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祆言惑

眾大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即位徵孟子為郎

夏侯始昌魯人也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

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為選師始昌為太傅年老以壽終族子勝亦以儒顯

名

愛雅陰曰明於陰陽恒一傳本

茅坤曰通下如騎龍



夏侯勝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師古曰共讀曰恭恭王名

餘景帝之子也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

勝為東平人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

行傳說災異後事師古曰姓簡名卿簡音姦又從歐陽氏問

為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師古曰禮之喪服也徵為

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師古曰每出游

戲也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

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為祇言縛以屬吏吏白大

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

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迺召

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

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師古曰惡謂忌諱也察謂計謀不敢明顯言之也

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後十

餘日光卒與安世共白太后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光

以為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省視也宜知經術白令

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以與謀

廢立定策安宗廟益千戶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詔

丞相御史曰朕以眇身蒙遺德承聖業奉宗廟夙夜

黃震曰勝

侯道無禮

勝若下人

劉劭曰傳

本云下人

伐上而勝

分明道之

故云臣

下有謀爾

劉奉世曰

關內侯無

國故云益

惟念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

南平氏羗昆明甌駱兩越

甌駱皆越號

東定葳貉朝鮮

葳貉

國名在東之東

廓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塞自至珍

貢陳於宗廟協音律造樂歌薦上帝封太山立明堂

改正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褒周

之後備天地之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况

况賜也

符瑞

並應寶鼎出白麟獲海效鉅魚

效致也鉅大也

神人並見山

稱萬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

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廷中皆曰

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

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

耗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

師古

曰言無五穀之苗

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

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

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

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

師古曰蔡

義田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

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為

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獻納以明
 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
 太宗焉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
 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
 論不怠至四年夏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或山崩
 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人上乃素服避正殿遣使者
 弔問吏民賜死者棺錢下詔曰蓋災異者天地之戒
 也朕承洪業託士民之上未能和羣生曩者地震北
 海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

涉樸守正
 皆樸守正
 四字概勝
 平生

問術士有以應變補朕之闕母有所諱因大赦勝出
 為諫大夫給事中霸為揚州刺史勝為人質樸守正
 簡易亡威儀見時謂上為君師古曰見於天子誤相字於前
師古曰前天子之前君上亦以是親信之師古曰知前臣名不當相呼字也
 嘗見出道上師古曰入見天子而上聞而讓勝勝以其言為外人道之
 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
 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
 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師古曰通謂陳道之也懲創也前事謂坐議廟樂事
 勝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

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

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

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

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師古曰地芥謂草芥之橫在地上者俛而拾之言其

易而必得也青紫卿大夫之服也俛即俯字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勝從父

子建字長卿師古曰從父昆弟之子名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

左右采獲師古曰言於勝及高兩處采問疑義而得之又從五經諸儒問

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其文飾說勝非之

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略

難以應敵建卒自顯門名經為議郎博士至太子少

傅勝子兼為左曹太中大夫孫堯至長信少府司農

鴻臚曾孫蕃郡守州牧長樂少府勝同產弟子賞為

梁內史梁內史子定國為豫章太守而建子千秋亦

為少府太子少傅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

壽字贛贛音貢贛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

令極意學既成為郡史察舉補小黃令以候司先知

姦邪盜賊不得發師古曰以其常先知姦邪故欲為盜賊者不敢起發愛養吏

凌稚隆曰京房傳以考課吏法一事到底

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

師古曰以課最而被舉故欲遷為他官也

三老官

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卒於小黃贛常曰得

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

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

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

芝坤曰此學應漢儒所共為穿

日又見四時各專王之氣各卦主

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

各有占驗房用之

鑿傳會者而非應義以來本旨即如占驗

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以孝廉為郎永光建

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清明也

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

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

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

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

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

功課吏法

晉灼曰令丞尉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事也令

覺之自除二尉負其辜率相准如此法

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

溫室殿名也

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

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

事刺史復以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

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顯友

房考功法情也傳中不能載其科條大略房之資既慘覈則其所為科條必有不妥於人情者而傳亦云煩碎令上下相同可知之矣故

曰利不倍
者不變法

漢書

卷五

七

堯坤曰詳
盡委曲西
漢所少者

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
事房嘗宴見師古曰以閑宴時而入見天子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
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
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
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
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
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上曰
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
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

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
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
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今
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
石隕夏霜冬靄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
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
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
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瘡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
也師古曰瘡與愈同愈猶勝也言今之災異及政道猶幸勝於往日又不由所任之人房曰夫

漢書

卷五

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

上良久廼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

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氣所信任與圖

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

亦知之。謂房曰：已論房罷出，後上令房上弟子曉知

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

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雍塞。

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師古曰：出之令遠去。建言宜試

以房為郡守。元帝於是以前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

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吏，得除用他

郡人。自第吏千石已下。如淳曰：令長屬縣自課第殿最。歲竟乘傳奏

事天子。許焉。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內與石

顯、五鹿充宗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房

以建昭三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辛酉以來，蒙氣衰

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

倍力而乘消息。孟康曰：房以消息卦為辟辟若也。息卦曰：太陰消，卦曰：太陽。其餘卦曰：少

陰少，陽謂臣下也。并力雜卦，氣干消息也。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得如

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己卯，臣拜為

景坤曰：人言道以俟。言道以俟。言道以俟。

身狗國欲於中權取。身狗國欲於中權取。

臨寡而能久者傳曰。大絃急者小絃絕。

又曰：房即以此自為免官計可也。

茅坤曰：以下並本焦贛六十四卦更直言周事之學。然房自以

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己卯臣拜為

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己卯臣拜為

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己卯臣拜為

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己卯臣拜為

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己卯臣拜為

身既在外 恐為怨家

所中而延 欲借此以

開說主上 語所謂以

一髮繫千 鈞也得乎

茅坤曰此 必石顯輩

從中為之

傳送文

書者也

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効也

師古曰言權臣蔽主之明故已出為

郡守臣出之後恐必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

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廼辛巳蒙氣復乘卦太

陽侵色張晏曰晉卦解卦也 太陽侵色謂大壯也此上大夫覆陽而上章

疑也覆掩也已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

傳奏事者房未發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

傳奏事房意愈恐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曰師古曰郵若今

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効法曰道人始去

寒漏水為災師古曰道人有道術之人也 天氣寒而又有水漏出也至其七月

漏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

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漏水已出道人當逐死

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

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

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高威

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趣讀日促今臣得出守郡自

詭效功師古曰詭責也 自以為憂責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母使臣

塞漏水之異塞亦當也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房至陝

復上封事曰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

凌雅隆曰 引用趙高 故事言亦 太題

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

孟康曰分一日為八

十分分起夜半是為戊子之日日在巳酉而蒙也此蒙常以晨夜今向申而蒙起是臣黨盛君不勝也

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

彊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巳丑夜有還風盡辛卯

孟康

曰諸卦氣以寒溫不效後九十一日為還風還風暴風也風為教令言正令還也

太陽復侵

色至癸巳日月相薄

孟康曰京房傳曰雖非日月同宿之時陰道盛猶上薄日光如

此但日無光不食也

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為之疑也臣前白九

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

張晏曰九陽數之極也孟康曰晝食為既夜食為盡而星

亡為星不見也

臣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

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

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

不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

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廼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

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母難還臣

而易逆天意邪說雖安于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

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

憲王舅張博從房受學以女妻房房與相親每朝見

輒為博道其語

師古曰所與天子言皆具說之

以為上意欲用房議

而羣臣惡其害已故為衆所排博曰淮陽王上親弟
 敏達好政欲為國忠今欲令王上書求入朝得佐助
 房房曰得無不可博曰前楚王朝薦士何為不可房
 曰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鹿君相與合同巧佞之人
 也事縣官十餘年及丞相韋侯皆久師古曰韋亡補

於民可謂亡功矣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陽王即
 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丞相中書令任事
 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弘代之遷中書
 令置他官以鉤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

公卿口以
 小人之具

行矣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因令房為淮陽王

於刻讎之
 則聲則殺

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淮陽王石顯微司具知之以

六百焚也

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

謗政治歸惡天子註誤諸侯王語在憲王傳初房見

道幽厲事出為御史大夫鄭弘言之房博皆棄市弘

坐免為庶人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死時年四

十一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
 同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為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

按好律歷陰陽之旨句一傳木音

茅坤曰此又不可解

惇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

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時平昌侯王

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

言而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

正人誠鄉正雖愚為用若廼懷邪知益為害知下之

所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

申子主之孟康曰北方水水生於申盛於子水性觸地而行觸物而潤多所好故多好則貪而

無厭故為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孟康曰東方木生於亥盛於卯木性受水氣而生貫地而

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

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李奇曰此方陰也卯又陰

賊故為二陰王者忌之不舉樂春秋禮記說皆同

寅午主之孟康曰南方火火生於寅盛於午火性炎猛無所容受故為惡其氣精專嚴整故為

廉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巴酉主之孟康曰西方金生於巳

盛於酉金之為物喜以利刃加於萬物故二陽並行

為喜利刃所加無不寬大故曰寬大也

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也

樂行姦邪辰未主之孟康曰上方謂北與東也陽氣所萌生故為上辰窮水也未窮

木也翼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水流歸末故木利在亥

水利在辰盛衰各得其所故樂也水窮則無隙不入

劉劭曰王者忌子卯

陰陽家言子卯相刑

午酉自刑若相刑可

忌自刑不可忌邪言

夏以乙卯亡殷以甲

子亡是也此聖人戒

後世使自微戒故當

法曰黍食

也非以其日凶也何

說湯武興及德勝殃

乎合禁以丙辰滅紂以乙丑亡亦用辰丑為疾百爾

鍾人傳曰陰陽家秘

木上出窮則旁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戊丑主之。

孟康曰：下方謂南與西也。陰氣所萌生故為下。戊窮

火也。丑窮金也。翼氏風角曰：金剛火疆各歸其鄉。故

火刑於午。金刑於酉。酉午金火之盛也。盛時而受刑

至窮無所歸。故曰哀也。火性無所私。金性方剛。故曰

辰未屬陰。戊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今陛下明

聖虛靜以待物。至萬事雖眾。何聞而不論。豈况乎執

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不失

一。自然之道也。迺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

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以太陰下抵建前。是人主

之氣也。張晏曰：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月二十二日癸未也。太陰在太歲後

孟康曰：時太陰在未月。建在寅。風從未下至寅。南也。

建為主氣。太陰臣氣也。加主氣是人主左右邪臣驗

也。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辰為客時。

為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祕道也。張晏曰：平昌侯

時邪也。風日加申申知祕道也。孟康曰：謂乙丑之日

也。五為正日。加未而來為邪時。晉灼曰：奉以未為邪

時。占知平昌侯為邪人。此當言皆以邪辰加邪時。字誤作正耳。下言大邪之見辰時俱邪是也。愚臣

誠不敢以語邪人。上以奉為中郎。召問奉來者以善

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孟

日假令甲子日子為辰。辰為客。時為主人。見於明主。甲為日子不用甲也。張晏曰：禮君燕見臣則使辰正時邪見侍者為主人。臣為主人故侍者為主人。

堯典曰此一種學非今陰陽家所知

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

者雖邪辰時俱正孟康曰大正厥小邪也凡辰時屬南與西為正北與東為邪晉灼曰

以上古推之南方巳午西方酉戌東北寅丑為正西南申未北方亥子東方辰卯為邪大邪之

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孟康曰大邪即以自知侍者

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孟康曰凡占以見者為本今自知侍者邪而時

復邪則邪無所施故屬見者晉灼曰上言中正客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然則小邪屬主人矣何以知之

見者以大正來即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

反我小邪故也者反正孟康曰巳自知侍者正而時復正則正無所

施辰雖邪而見者更正也晉灼曰上言大邪

客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然則小正屬主人矣以此

法占之即以自知主人之正而時正辰邪矣何以知

之見者以大邪來辰為常事時為一行孟康曰假令

反我小正故也日一夜為子時十二辰疏而時精其效同功必參五

時也日加之行過也觀之然後可知故曰察其所繇省其進退參之六合

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難用外察從中甚明故

詩之為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

以歷張晏曰性謂五行也歷謂日也晉灼曰翼氏五

性肝性靜靜行仁甲巳主之心性躁躁行禮丙

辛主之脾性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觀情以

律張晏曰情謂六情廉貞寬大公正明主所宜獨用

難與二人共也故曰顯諸仁臧諸用露之則不神獨

觀性以情
觀心以性
此心所以
統性情也
迥若以歷
觀性以律
觀情者得
其法也
觀性以
律

行則自然矣。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是歲關東大水郡國十一饑疫尤甚。上廼下詔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稅。損大官膳。減樂府員。省苑囿諸宮館。稀御幸者。勿繕治。太僕少府減食穀馬水。衡省食肉獸。明年二月戊午地震。其夏齊地人相食。七月巳酉地復震。上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共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大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廟。

殿壁木飾壞。敗獬道縣。

獬音完

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厭

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涌出。一年地再動。天惟降災。震驚朕躬。治有大虧咎。至於此風。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懷鬱悼。未知其序。比年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饑寒。以陷刑辟。朕甚閔焉。憐怛於心。憐音干。感反。已詔吏虛倉廩。開府臧。振拔貧民。羣司其茂。思天地之戒。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各條奏。悉意陳。朕過失靡有所諱。因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

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

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

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始際會之歲於此。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則有變改之政也。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

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說，傷之以法。師古曰：言不悅詩書而以文法傷文學之人也。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今陛下

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布德流惠，靡有闕遺，罷省

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賦醫藥，師古曰：賦，謂分給之。賜棺錢，恩澤

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

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小雅篇名也。知日蝕地

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師古曰：巢，居鳥鵲之屬也。穴，處狐狸之類也。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

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

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

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臧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

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

歷以甲午從春。孟康曰：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十一月庚寅日黃鍾律初起用事也。

王維禎曰：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此正天人交運之象，春獨尋者也。

孟康曰：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十一月庚寅日黃鍾律初起用事也。

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張晏曰甲

庚皆三陽甲在東方為仁庚在西方為義戊為公正寅午為廉貞晉灼曰木數三寅在東方木位之始故

日參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張晏曰日

臨終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

不能復師古曰大令謂虛倉廩開府庫之屬也復補也陰氣盛矣古者朝廷

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

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

同姓一異姓五廼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

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

執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

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

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師古曰言絕男

女之好也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

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為設員出

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

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

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師古曰伯姬魯成公女宋恭公

之夫人也幽居守寡既久而遇唯陛下財察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

火災極陰生陽也

上卷曰同

引異姓之

說詞確而

不坤曰又

按災異經

論宮闈

此段切中

肝弊

林愈元曰

子

此段切中

肝弊

林愈元曰

子

此段切中

肝弊

林愈元曰

子

此段切中

肝弊

林愈元曰

子

此段切中

肝弊

林愈元曰

子

此段切中

肝弊

林愈元曰

子

鶴館災。奉自以為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荅。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廼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拳拳願復賜問，卒其終始。間空隙也。卒盡也。上復延問，以得失奉以為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亡累年之畜，所繇來久，不改其本，難以末正。廼上疏曰：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師古曰：盤

師古曰：又災且極

庚殷王名也。將遷亳，殷眾庶咸怨。作盤庚二篇以告之，遂乃遷都。竊聞漢德隆盛，在

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為，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師古曰：今在新豐縣南驪山頂上也。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給足，德流後嗣。如今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

凌穆陰曰
徙都之說
似無謂

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
成臯。右阻龜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建榮陽。扶河東。
南北千里。以為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
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羗胡之難。厭抑也音一葉
反羗音于萬反陛下共已亡為。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
長為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
誠難。宜居而改作。師古曰宜讀曰但
但居謂依舊都也故願陛下遷都
正本。眾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
年之畜。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

唐順之曰
西漢之失
國光武之
都洛陽若
秦能預知
而預言之
者豈識緯
術數之學
固亦能奇
中也哉

徐中行曰
既責其君

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為
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
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母
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
殷。駿命不易。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
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
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
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如淳曰呂后為主不得
為世故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饑饉。加

又書其臣
奏誠謹言

哉惜其拘
泥遷都遂

世不能
八斤

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師古曰人專食菜故肌膚青黃為菜色也

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比頻也溷汗也音下頓反繇此言

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

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

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

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

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張晏曰如因今丙子之四月也太陰是時在甲

戊當轉在乙亥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

然後大行考室之禮李奇曰凡宮新成殺牲以饗祭致其五祀之神謂之考室雖

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書

奏天子異其意荅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

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般庚遷殷其所避就皆陛下

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奉愚戇

狂惑唯陛下裁赦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毀禮上遂

從之及匡衡為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

奉以中郎為博士諫大夫年老以壽終子及孫皆以

學在儒官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

交雜條曰
好洪範災
異學天文
月令陰陽
可一傳本
旨

寬中等守師法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
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為星歷除尋為吏
數為翟侯言事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騎將
軍厚遇尋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已問尋尋見漢
家有中衰隄會之象其意以為且有洪水為災乃說
根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孟康曰
紫宮天
之北宮也極天之北極星也樞是其迴轉者也天文
志曰天極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太一天皇大帝也
與通極為一體故太微四門廣開大道。孟康曰太微
天之南宮也
曰通位帝紀也
四門太微五經六緯尊術顯士。師古曰六緯者五
經之緯及樂緯也
翼

劉放曰正
三星宿

故忽說五
經蓋謂二

十五舍燄
志往來無

常

張舒布燭臨四海。張晏曰翼二十八星十八度舒
布張廣也翼翅夾張故言也
微處士為比為輔。孟康曰少微四星在太微西主
處士儒學之官為太微輔佐也
故
次帝廷女宮在後。孟康曰言少微四星在太微次太
微為天帝廷女宮謂軒轅星也
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師古曰賢賢尊上賢
人易色輕略於色不
貴之
天官上相上將皆顛面正朝。孟康曰朝太微宮
也西垣為上將
東垣為上相各專一
面而正天之朝事也
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
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說諛諛之言任佗
佗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師古曰諛諛小善也佗
佗壯健也謂聽杞子逢
孫楊孫之言言鄭可襲乃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
帥師伐鄭遂為晉襄公所禦而敗於殽三帥盡獲匹

馬隻輪皆無反者。譏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

音踐。乞音巨乙反。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師古曰。謂晉歸三帥之後。穆公自悔作秦誓云。雖則云然。

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讐。自言前有云。然之過。今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過失矣。百里奚。

本虞人也。穆公。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用之卒。成霸業。

家之大寶。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

興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

唯有賢友。彊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

曰。歷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

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師古曰。繇俗者。

謂若童謠及輿人之誦。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詩逆。咎敗將至。

徵兆為之先見。詩乖也。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

為福。不可救者。即蓄備以待之。故社稷亡憂。竊見往

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擾亂之徵也。

彗星爭明。張晏曰。與日月爭明。庶雄為祭。大寇之引也。師古曰。將引致。

大寇也。此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上城。朝

廷驚駭。女孽入宮。應劭曰。謂小女陳持弓也。此獨未效。間者重以

水泉涌溢。旁宮闕仍出。李奇曰。旁宮闕而出。水也。旁附也。仍頻也。月太白

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張晏曰。犯東井有水災。孟康曰。積水一星在北河北天淵。

十星在北斗星東南缺者拂其角而過之也

日數湛於極陽之色

張晏曰衆陽之

宗故為極陽也色宜明耀而無光也

羽氣乘宮

晉灼曰羽北方水也水陰為臣宮中央土也土

為君今水乘土言臣氣勝於君也

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不

用其道

師古曰錯雜也言河徙流不從故道也

盛冬雷電潛龍為孽

孟

曰黑龍冬見張晏曰五行傳曰龍見井中幽囚之象也

繼以隕星流彗維填上

見孟康曰有地維星有四填星皆妖星也晉灼曰天文志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藏光亦出

四隅去地可二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者亡有德者昌

日蝕有背鄉此亦高下

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水迺欲盪滌流彗迺

欲埽除改之則有年亡期

師古曰言可延期得禳災

故屬者頗有

變改小貶邪猶

屬者謂近時也

日月光精時雨氣應此皇天

右漢亡已也何況致大改之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

士任以大職

李奇曰天士知天道者也

諸闕肆佞調抱虛求進及

用殘賊酷虛聞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忠壞天文敗

地理涌趨邪陰湛溺太陽

趨與躍同

為主結怨於民宜以

時廢退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

不旋日而至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昂見效可信

者也

孟康曰天文志云縣土炭也以鐵易土耳先冬夏至縣鐵炭於衡各一端令適停冬陽氣至炭

仰而鐵低夏陰氣至炭低而鐵仰以此候二至也

及諸蓄水連泉務通利之

修舊隄防省池澤稅以助損陰邪之盛案行事考變
 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韓放掾周敞王望可與
 圖之根於是薦尋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
 中衛尉傅喜問尋曰間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
 亂行災異仍重極言毋有所諱尋對曰陛下聖德尊
 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
 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
 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
 衆賢待詔過猶食太官衣御府久汗玉堂之署玉堂殿在

其坤曰歷
 歷指證非
 精于緯數
 者不能下
 隻字

未央宮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時見延問至誠自以逢
 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
 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瞽言問謂空際之時也考之文理
 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
 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
 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晷景也人君之表
 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
 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
 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

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晡昧亡光。各有云為。其於

東方作日。初出時師古曰作起也日出之時人物並起陰雲邪氣起者

法為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

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營謂繞也閒者日

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

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閒差滄小。臣不知內事。竊

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

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

剛之德。強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

彗坤曰必
有暗指
此即谷水
之對

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忍。良有

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

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張晏曰日夜食則失光晝立六尺木不見其景也日陽失

光明陰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閒者太白正晝經天。

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眾陰之長。銷息見

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孟康曰品同也言百里內數度同也

千里則當立表度其景萬里則紀其本所起紀其宿度也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

朔晦正終。始弦為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閒

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孟康曰房有四星其間有三道春夏南行南頭第一

星裏道也。秋冬北行北頭第一星裏道也。與日同過道者謂中央道也。此三道者日月五星之所由也。過

軒轅上后受氣。孟康曰：軒轅南大星為后。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

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鄭氏曰：厭音壓，桑之壓又音烏，點反。

此為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

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秋謂倚屋

大柱小可為寒心。師古曰：言天下事重大。臣之任當得賢能者。唯陛下親

求賢士無疆所惡以崇社稷尊疆本朝。師古曰：邪佞之人誠可賤。

惡勿得寵異。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

者號令為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今

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

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張晏曰：歲星為帝填星為女主。

也。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仰。

張晏曰：兩宮謂紫微太微。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孟康曰：角兩星為天門房

為明堂尾為後宮。蘇林曰：常占當從尾比而今貫之尾為後宮之象也。太白發越犯庫

張晏曰：發越疾貌也。庫天庫也。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黃龍軒轅也。

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為患。

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

厥弛。厥弛動搖貌。佞巧依執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師古曰：進其黨。

類而擁蔽善人太白出端門。端門太微正南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

金上堂。孟康曰火入室謂熒惑歷兩宮也金謂太白也上堂入房星也不以時解其

憂凶。填歲相穿。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疏

之微。微謂其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盪滌濁穢。消散

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

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

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

見而為彗。弗。弗與字同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

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

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

來事之師也。閒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

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

行封爵。其月土溼。奧。張晏曰違於月令也。奧溫也音於六反恐後有雷

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

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

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

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

時。則事無不成。

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

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

枹鼓之相應也。師古曰：枹，擊鼓之椎也。音孚。今朝廷忽於時，月之

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

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

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嫫女，天地所紀，終始

所生。孟康曰：嫫女，須女也。北方水為準，平王道公正

脩明，則百川理，落脉通。落謂經絡也。偏黨失綱，則踊溢為

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

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潁、吠澮

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為民害。師古曰：吠澮，小流也。許慎說廣尺深尺曰

吠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川者水貫穿而通流也。此詩所謂燁燁震電，不寧

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師古曰：皇

甫，卿士周室女寵之族也。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

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

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

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

其異最大。閒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

唐雁之曰 此節梅福 之說

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師古曰：通人謂薦達賢材也。陵夷謂積替也。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師古曰：伏歷謂伏槽

歷而秣之也。趨讀曰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眾，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為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偽並興，外戚顯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師古曰：謂趙飛燕姊妹也。此行事之敗，誠可

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太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本覆字愚臣之言。下又有一覆字師古曰：謂裁量而反思之。是時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貴，祖母傅太后尤驕恣，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久之，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傅太后。語在丹傳。上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以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為騎都尉，使護河隄。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

服虔曰：重平，渤海縣也。容丘，東海縣也。東郡郭昌等中

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眾下獄治服未
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以不敬論後賀良等
復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亦以明經通
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
歆歆以為不合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
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安肯通此道時郭昌為長
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
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
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

凌雅隆曰
用李尋亦
好之句接
上起下

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

行咎殃且亡師古曰言知道不能行之必有殃咎將至滅亡不有洪水將出

災火且起滌盪民人哀帝久寢疾幾其有益遂從賀

良等議於是制詔丞相御史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

師古曰周書洪範五福之數也言得壽考而終其命也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

人元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

繼太祖承皇天總百僚子元元未有應天心之效即

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貿

易師古曰言山崩川竭也大異連仍盜賊並起朕甚懼焉戰戰

兢兢唯恐陵夷惟漢興至今二百載歷紀開元皇天

降非材之右漢國再獲受命之符師古曰帝自言不材而得天助也

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

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

太平皇帝滿刻以百二十為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後月餘上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

為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

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上以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

吏而下詔曰朕獲保宗廟為政不德變異屢仍恐懼

其坤曰此言即尋亦不此無罪矣

戰栗未知所繇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滿

刻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幾為百姓

獲福卒無嘉應久旱為災以問賀良等對當復改制

度皆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謂過

矣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師古曰唯赦令不改餘皆

除賀良等反道惑眾姦態當窮竟皆下獄光祿勳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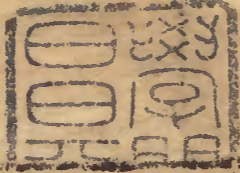
當光祿大夫毛莫如與御史中丞廷尉雜治當賀良

等執左道亂朝政師古曰當謂處正其罪名傾覆國家誣罔主上

不道賀良等皆伏誅尋及解光減死一等徙敦煌郡

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
 子贛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已矣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
 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
 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
 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彷彿一端假經設誼依託象
 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眭孟誅
 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
 危言刺譏構怨疆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
 夫

凌稚隆曰六人者皆以明經推陰陽說災異而卒
 不得所終故同傳



漢書列傳卷四十五 終

漢書列傳

漢書列傳卷之四十五

文心甲

子贛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

道不可得而聞已矣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

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雖孟夏侯勝元成則高

平其本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

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彷彿一端假經設說修託象

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仲舒不更夏侯因執壯孟誅

裁不特派絲姑同軌之大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

夫言刺證備怨強其不旋踵亦不容以夫身其

